

谷雨

作者:张开

暴君在梨花中老去
我在流亡
杜鹃啼鸣
雨蓑把江南压弯了腰
土地里歌声淅沥

语言破碎处没有桥
大地的魂灵在前方引路
是时候了
在混沌中将稻谷捕获

我与母亲在春分相会
父亲在谷雨独伫
应是从来如此
单向的风终会抹消我们的脸

化为尘 化为土
化为大地
化为谷
我拾起万年前的影子
去路振翅有风

谷雨时节,农人在播种,诗人在诵诗。今年谷雨后天是上巳节,紧接着就是世界读书日。套用一句农谚“谷雨前后,种瓜点豆”——“谷雨时节,正宜读诗”。

记得多年以前的一个暮春,我去拜访吴山明先生,当时先生正在为高晔女史新完成的一幅兰花画作题款:“记得家乡谷雨时”。这七个字深深地印进了我的脑海里。我不知道在此之后我喜欢画兰是否与山明先生的熏陶有关?我在画兰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家乡的谷雨时节。我的家乡浦江在浙中腹地,是天地间的秀绝之区。家父是养花能手,有一年,他从南山采撷来一丛野生的兰花,经过精心调养,竟然繁衍出五六盆盛开的兰花。父亲把兰花盆放在房前屋后的窗台上,像是在举办一个微型的兰花展。

记得家乡 谷雨时

◎ 吴重生/文 吴拥军/摄

那几盆兰花早已消失在岁月深处,而我对谷雨的印象也深刻在兰花的水墨造型里。记得吴山明先生曾为我画的兰花题款:“重生初画兰笔意灵秀”。世人皆以“大画家”视山明先生,窃以为,山明先生实乃“大智慧者”也!

吾幼时所居浦南街道平一新店村水渠旁植有数株梨树,每到谷雨时节,梨花盛开,白皑皑的一片,看上去像无边无际的雪,像铺天盖地的白蝴蝶。记忆中那些梨花总是带着露珠,或者说我看它们时总是在雨后。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生灵,它们扑闪着眼睛,微振着洁白而透明的羽翼。幼小的我觉得,这应该是世上最美的花吧!

又到一年谷雨时,读到诗人张开为谷雨写的诗,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。诗人眼中的谷雨是夹揉着亲情和乡情的一种生命意象。当“暴君”在梨花中老去,而“我”在流亡。“暴君”可以解释为一切过往,一切与希望和未来相悖的事物。那些象征着苦厄和困窘的遭遇,在温柔似水的梨花中消亡。这是一种多么优雅消亡啊!老去的“老”字用得很好,既表达了对沧海桑田的感慨,又表达了时光对“生老病死”的坚定及不可抗拒。

在杜鹃鸟一声紧似一声的啼鸣里,农人的雨蓑把江南压弯了腰。如果没有穿着蓑衣穿行在田野里的农人,江南

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附载于二十四节气的传统文化不仅准确地反映了自然节律变化,而且在今时今世的人们日常生活中,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作为一名90后诗人,难能可贵的是,张开不但没有在思想上“逃离家园”,而且在情感上自觉接受“大地魂灵”的引路。

无论是“我与母亲在春分相会”,还是“父亲在谷雨独伫”,诗人为我们呈现的,是一个与万物共生长的、活色生香的人间图景。诗人仿佛听到了每一场农事活动开始和结束的钟声,于是发出了“是时候了,在混沌中将稻谷捕获!”的号令。“捕获”二字用得极妙,因为在诗人的眼里,稻谷有腿,会奔跑;稻谷有翅,会飞翔。虽然从来如此单向的风,终会抹消我们的脸,但诗人依然无怨无悔、年复一年地播种和收割,即使化为尘化为土化为大地化为谷,他依然弯腰拾起万年前的影子,因为去路振翅有风,谷雨记得,人间值得!

诗评者简介

吴重生,1970年生于浙江浦江,当代诗人,作家,美术评论家,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硕士、编审职称。现任中国摄影出版社总编辑、北京市写作学会副会长,曾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北京分社社长、《浙江日报》北京记者站站长、《中国新闻出版报》浙江记者站站长兼长三角地区采编管理中心主任、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市场总监。为浙江传媒学院特聘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,新闻与传播学院兼职副院长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作家协会《中国校园文学》杂志编委。系上城区作协创会主席、浙江省作协全委会委员。已出版个人专著14部,文学作品散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上海文学》等报刊;组诗《信使》荣获第十二届“上海文学奖”。



的概念是否要修改?沃野千里、柳绿花红的江南,是农人脚下坚实而温暖的大地,是春播秋收点亮万家灯火的家园,是土地里歌声淅沥、语言破碎处没有桥的精神领地。

中国人自古对土地怀有深厚的情感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,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世居的田园,到更广阔的城市空间谋生,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走出国门。中国人的土地情结将何以维系?所幸我们有生生不息的文化,有继往开来的“张开们”。二十四节气里蕴含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,是

